



浮城志异

艾晓明 编

香港小说新选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82795

I247.7
97



200299881

浮城志异

艾晓明
编

香港小说新选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浮城志异

——香港小说新选

艾晓明 编

*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)

民族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：13.5 插页 2

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336 000 册数：1-11 000

*

ISBN 7-300-01183-7

1·80 定价：7.60 元

序

柳 苏

老实说，我并不是写这样一篇序言的合适人选。我之所以被选中了来滥竽充数，无非是因为我在香港住了几十年，看了几十年香港小说的缘故。

再老实一点吧，我其实并没有看过几十年的香港小说，因为我并不是天天都看小说的，而且所看的也不尽是香港小说。

也许有人要自动替我补充一句：而且香港也不是遍地都是小说。文苑中还有许许多多非小说。

我有异议。

先从文化说起。曾经有人说，香港是文化沙漠（准确一点的意思是香港没有文化）。这仿佛是一句文化名言。我有异议，因为它不准确。

香港是有文化的，有文艺的，有文学的，当然，也是有小说的，而且不少。报纸上有着小说副刊，报摊上有过三毫子、五毫子一本的小说，便利店有以小说为主的口袋书……有作品必有作者，有可以排列成队的小说家；有作者必有作品（不完全对，不过没有作品的作家到底是极少数），她们或他们的作品在书店里真的可以排成一系列，一个人有好几十本甚至一百本以上，真是著作等身。那个“台湾有琼瑶，香港有亦舒”的亦舒，就有着这样

的个人系列，浩浩荡荡。

小说遍地。不过，多的是流行小说，在内地书摊上俯拾即是的那些被引进的作品就是了。

就是，但并不都是。我的意思是，在香港流行着的，还有严肃的小说，还有纯文学，还有精致文艺，还有高层次的文化。流行并不是一切，俗文化、次文化并不是一切。一些作者的笔底还流着不同于流俗的东西。

以小说来说，就有一些人对西方最新的创作方法在努力引进，各自不倦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，创作出颇有可观的实验小说。这里面，有老作家带头，有不算太少的青年作家在探索。

中国的第一个意识流长篇不产生于台湾，不产生于大陆，而产生于五十年代的香港。它就是刘以鬯的《酒徒》。这位年过七十的老作家多年来一直在作创新的实验。

女作家西西几乎是凡有新作，都是新的试验田。来势频繁，很有点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样子。她是一个更加强烈的不断创新的形象。

要说新锐，那就恐怕首先数到罗贵祥了。说首先，不是说唯一。这样的后起之秀还有的是。正像中年一辈里，西西也不是唯一。倒是老作家中，刘以鬯才显得突出。

香港的老作家不多，多的是女作家，随手一指，这本书就是人证的物证，二十位作者中，女作家就有十二位之多。这和香港女记者多、女强人多的社会现象是一致的，当然是可喜的。从作品，甚至从笔名，有些未必嗅得到女性的气息，辛其氏这名字，吴煦斌的文字，都是很阳刚的吧，这也许是另一可喜。这里要不容误解地多说一句，阴柔之美一样可喜。只要是美，都是可喜的。

可喜的更是那些作品，那些大都带有实验性的作品。常见的写实手法固然有，不少却是新得使人一下不容易适应，可以说不是小说的小说，没有多少故事，甚至没有完整的故事，这和我们

千百年来小说就是故事的同义语大不一样。有一些，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说是反小说。说它们可喜，并不是我都欢喜，我欢喜的是这种尝试，这种创新。

编者告诉我，她编选这本小说，是想让更多的读者知道，香港并不只是生产内地书摊上那一类流行的爱情小说的，不要以为，香港小说，就是这样。

香港还有更多的东西，或许是（容许我加一个或许是吧）更好的东西。有的是很前卫的，超前得我也未必赶得上。赶不上的未必不好。

而实验小说也未必一定不成熟，不见得其中就没有比较精美的成品。

这本书也是一个证明。有些作品和内地作家的作品摆在一起，是并无愧色，毫不逊色的，尽管不必这样相比。

香港作家在流行小说，特别是在武侠小说上，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，金庸、梁羽生的作品是得到了严肃的评论家的接受和赞誉的。和流行的爱情小说不同，没有人把它们当做纯文学来看待（但有人评价为高于一些纯文学的作品）。流行的爱情小说却容易鱼目混珠，未必是作者要混，而可能是读者自我误导，以为香港的小说就是这个样子的。

因此很高兴有这样一本书，因为它有着香港文学上的一部分骄傲。

1991年4月

目 录

(作品顺序按作家姓氏笔画排列)

柳 苏	
序	(1)
也 斯	
岛和大陆	(1)
刘以鬯	
副刊编辑的白日梦	(18)
西 西	
浮城志异	(24)
亦 舒	
缘	(37)
辛其氏	
孟兰盆节	(54)
吴煦斌	
牛	(66)

李洛霞

小二 DM 65/36 (94)

李碧华

风诱 (112)

陈宝珍

找房子 (135)

周蜜蜜

倦 (166)

张君默

玉玦 (177)

罗贵祥

剧作家里面的剧作家 (196)

林 荫

险过剃头 (220)

施叔青

韭菜命的人

香港新移民系列之二 (225)

钟伟民

蒲公英与花鱼 (239)

钟玲玲

我的灿烂 (253)

钟晓阳

姑娘 (265)

草 雪

一点三刻的绝唱 (299)

海 辛

最后的古俗迎亲 (338)

陶 然

都市即景（小小说五题） （352）

黄碧云

盛世恋 （363）

舒巷城

热心 （383）

颜纯钧

关于一场与晚饭同时进行的电视直播足球比赛，以
及这场比赛引起的一场不很可笑的争吵，以及
这争吵的可笑结局 （389）

艾晓明

穿行于彼岸的小说风景（编后记） （398）

也 斯

岛 和 大 陆

一

“书委实看不下去了，于是我又跑下楼。到了楼下，自然没法不看看信箱。为了避开威尔逊太太的饶舌，我索性从另一边走到街上。走了两步，还是不放心，又回过头来开了信箱，才真的死心了。我想我的举止一定有点神经质，别人看来会觉得奇怪的吧。但我现在实在没法在现实生活中跟别人有什么来往。走到近海边的地方，有个穿黑衣的女子走过来问我有汽车没有。我纳闷她为什么问，她说要赶时间往另一处。我没有车，她还是跟我并肩走了一会。她的样子很清秀，也很苍白很瘦削，沉默地在旁边走了一会，然后就走开了。她的模样令人担心，但我也不知该怎样开口。我一直走到“当代”门前，站在那儿看宋弥嘉的铜像。他的妇人或蹲或坐，或者抱着孩子，昂然站在那里，青铜斑驳褪色，是饱经风霜的大地母亲，永远稳实地双脚踏在泥土上，用身体的热气暖婴儿，肩负箩箩筐筐的重担。她们不会弱质飘零，她们不会变幻易碎，松针掉了一身，她们锈绿宽敞的肩膀晃也不晃。我站在那里，坐在旁边的栏杆上，看着铜像。我屡次想把从宋弥嘉妇人身上看见的质素告诉你，但又屡屡说不清楚。后来我走下海

滩，正一步步走下石级，刚好看见太阳落下大海去。美丽的落景色，我却没有欣赏的心情，在我现在置身的大陆上，可以看见连绵的海岸线无尽地伸展到远方，前面是浩瀚无边的海洋，在烟云混淆了的远处，依稀有些岛屿的影子。海鸟在眼前翻飞。我站在风中，被朦胧的彼岸的人事牵动起伏的思絮。我向辽阔的汪洋说话，却永远听不见回音。一次又一次只听见海浪自顾自卷舌，呢喃模糊的砂石的言语；它自有自己的表意，没有余位容得下另一人幻想的噉噉喳喳。一下又一下更响亮的潮声把我的声音淹没，使絮絮的话语变成多余。我想到今早惊醒过来的恶梦。好像是童年时遭受的严苛的叱责，这些琐碎的片段，不知何故相隔这么远又再寻来把我觅到？但我已记不清楚那是什么，只记得有事令我惊醒。我不知道是不是高声呼喊出来。海滩上几个人好像突然回过头来。也许不是这样。我记不起怎样走回去了，只记得头痛得很厉害，好像有人在我脑袋里说话，但说的却听不清楚。我不再期望什么，不想信箱里这次却有蓝色的影子。我连忙打开信箱，却不是我期待的，那是母亲的来信。走上楼梯，房门外留有字纸，系里的中国同学叫我去过节。是什么节日？我仿佛与运行的时光也脱节了。母亲又提到舅父向她借钱，她说要设法代他贷款，不然他就没地方住了。我总疑心他是骗她，但隔着这么一个海洋，我怎样劝也没用，总似没法跟她说个明白。到头来她又会吃亏了，给自己欠上债。我隔着这么远为她担心，拿起纸想写信，写了几句又撕了，窗外不知何时开始已黑暗了，一时不知自己置身何处……”

这年青男子放下笔，怔怔地望出窗外。船缓缓驶出广阔的水域，阳光照在水面，闪映点点白光，阳光温暖而海波温柔。船舷那儿坐着一个年轻女子，微微偏着头，一阵风吹来，把她的头发吹散，自如地向四方舒展。她连忙举起手，把头发束起。她的衣

袖滑下去，露出雪白瘦削的手肘，在脑后高高竖起来。

她站起来走到船头，手叉在腰上，轻轻前后晃动右腿，柔软的四肢好像自有一种韵律，一时完全凝神在这体操活动之中。但过了一会她又笑着回过头，叫他走过去，指着前面，与他一起专心地看着前面新出现的岛屿。

他怔怔地望出窗外，外面是一片黑暗，这黑暗里好像既充满了广大的自由，又有不知如何安身的焦虑。他像置身在一片真空之中，与一切人和事物都失去关连。他走过去雪柜那儿，想拿一块肉出来解冻，结果他只是给自己倒了一杯酒。他知道若是饿了就去做饭，困了就睡觉。但他现在既不觉饿，也不觉困，只是无目的地望出外面广大无边的黑暗去，仿佛可以在那森漫连绵的晦冥中，想像出各种丰富的颜色来。

船缓缓经过两山之间的水口，人们都伏在舷边看山。有人拿着播音筒正在介绍这里的山水和故事，他说这里左右两边各有一座天后庙，一座是大庙，一座是小庙。船经过时也看到了，一边的庙宇香火鼎盛，妇人们拖男带女，正在那里虔诚地问卜和祈求，孩子们嬉笑吵闹，在那嘈杂的人间升起了袅袅的香烟；另一边却看来冷落，庙宇都关上门，不知有没有人在里面。那人正在说这两座庙以前本来是相连的，有一句流传下来的老话：南堂敲钟北堂响，北堂烧宝南堂烟。现在船缓缓地在这分开了的两所庙宇之间驶过。

二

我把买回来的风景照片册给母亲看。

“是这样的吗？”

“不，改变多了，我也认不出来了，”她一边翻，一边说。

“以前哪有这些！”她指着圭峰宾馆那一类新型的建筑物说。

一男一女站在码头的栏杆旁边。在背后，大庙还飘出余烟，但祭神的人都已离去了。几个水上人坐在庙堂的长凳上削荸荠，孩子们蹲在旁边。她们削去棕黑色的皮，露出里面白色的肉，然后放进口里咀嚼。庙前屯了一堆垃圾，是昨日天后诞留下来的，有线香的红梗、粉红的纸张、木头、汽水罐、胶纸，湿津津地粘作一团。天后诞过了，码头又空荡荡的，老半天也没有船只泊岸。那对男女站在那里，中间隔开一大段路，他们前面，斜下海去的一幅空地上，也堆满垃圾，其中有几个腐烂了的橙和柠檬，就这样扔在那里，是比较轻浅的几点颜色。

“这些以前也没有。”母亲指着水闸说。

“有葵乡吗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一个地方特别叫做葵乡，就是一些种葵的地方。”

母亲翻过照片，有时她会熟悉地念出一个地方的名字：“呵，古兜山！”

“你去过古兜山吗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去过：抗战时我们就是躲到那儿的乡下去。”

“这里说那儿从前是盗贼出没的地方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母亲又仔细地看一张会城的照片。

“我们以前家就是在会城，不过街道比照片中这条街道阔。”

“我们家是很大的，比这还大。”她说外祖父怎样在湖边盖了房子，“他一直希望有一天回去取回那地方。但早几年有人出来说，房子已经拆了重建，改作公家的机关，再回去也不同了！”

他们站立的地方就在大庙下边，近码头的栏杆那儿。偶然有人在他们背后拍照。这男子和女子不是站在一起，彼此隔开一点，面对的方向也不同。那女子望向左方海面上凝止的渔船，那男子却回望半山，看那七八个人连成一行队伍爬上去看古石刻。过了一会，那男子挪动身体，好像向女子那边走过去，要跟她说话的样子。但他走到她身旁，又继续朝前边走了几步，站在大庙下边，仰望那些不知为什么抖动不休的旗帜。有人举起照相机拍照，他又退回去，站在栏杆旁边，用脚去踢一张粘在铁栏下面的湿透的烂纸。

“他以前每年都说明年就可以回去，”母亲说。

我想到那天我去看他。母亲说我要走了，无论如何该去看看他。我不情愿地去了。他躺在帆布椅上，头发白的更多，面容显著地瘦削了。母亲说他自得病这半年来，每日就是这样坐在帆布椅上，瞪着面前的空间。有时整天也不开灯，为了节省电费，就这样坐在黑暗中，不知在想什么。那天一大群孩子在门边吵闹。他张开口，却听不见他在说什么，只见牙齿比以前稀疏了。以前他的牙齿是顶健康的，最喜欢嚼甘蔗和猪骨。

男子望一眼女子的方向，没有说话。他还是回过头去，继续看人们从半山蜿蜒爬上山头，消失在山顶上。男子看了一会，然后他离开栏杆，踱上石级，向山那边走过去。

他走了一半，停在大庙那儿，又一次回过头去。女子仍然站在栏杆旁边，背着身，没有移动，男子停下来，坐在石级上。在他们相隔的那片空地之间，拍照的游客们转来转去，有几个人去拆那塌在地上的棚架，他们把它拆散，拆出零星的竹枝，拿在手中把玩。

“过去那座大宅是很华丽的，花园里又种了许多花果。现在都没有了。”母亲又说：“他也做葵扇生意，把葵扇运到江西去卖。客厅里摆着江西买回来的名贵瓷器，都烧上自己的名字。这在现在没什么稀奇，以前是很少的。”

“他的病到底怎样？”

母亲摇摇头。

“他现在除了看医生，每天都是坐在家里。”

我想到他那样默默地坐在屋角的帆布椅上，眼睛望向前方，茫茫地不知瞪着什么。好像在等一样东西，但又不知是什么。走近了，你发觉他的眼睛已闭上，他往往可以这样坐上一整天。

这男子又站起来，经过那几个挥舞着竹枝拍照的游客，走向栏杆旁边。

他站在那儿，跟女子相隔一段距离。他们望向不同的方向。他又用脚去踢栏杆底下一个丢弃在那儿的菠萝。女子回过身来，她的眼睛有点红，像刚哭过的样子。

三

我与他重逢在一个翻译工作者的会议上。我们在船上已发现对方，他羞涩地举起手，大家算是打过招呼了。虽然在分别的几年里，大家在通信里也熟悉彼此的生活，但此刻因为船票编定的座位相隔很远，我们只能如陌路人，在公众的秩序中把私人感情收敛起来了。我远远看见他，夹在两个不认识的乘客之间，眼光却越过船舱内种种纷扰，眺望玻璃窗外茫茫的天空和海洋。

下船经过海关的时候，我在人群中寻找他，排在他那行列的后面，隔了两个旅客。他仿佛有点紧张，把旅行证件拿出来又放回口袋里，留神看着前面柜台盖印的动静，呆呆地站着，忘记了

跟随队伍移前，仿佛犹豫着想保持原状，不想就这样一下子走过去淹没在一个从未踏足其上的新世界里。后来坐上来接的小型面包车、或者去到酒店向大会接待处登记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深谈，他总像心不在焉，结果大家都沉默了。在车上，他坐在我旁边，我看着他张大眼睛看路过的一幢新楼、山边荒芜的空地、正在修建的大学校园，他留神看路旁的工厂区，甚至一块指向渡假酒店的牌子……这些景色我都看过了，现在我只是追随他的眼光，忖测他在看这一切的时候心中在想什么。他瞪着眼睛，好像带着一种狂热要吞噬一切；但另一方面，又好像尽是热烈的凝望，风景像书页那样簌簌地翻过而其实什么也没有看进去。

我们因为同时抵达，所以也给安排在同一个房间里。晚饭时人们热情的劝酒令他狼狈，他接过别人的名片，却不擅介绍自己，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。他问起那些浪漫主义文学的译者，在座的人都不大熟悉，他们反而对语言学和实用翻译的研究比较感兴趣，追问他海外的情况。一位研究港台文学的教师正在大谈他认为最好的某位女作家的小说，他粗鲁地回答说看不出这跟流行小说有什么分别。饭后回到房间里，他只是搬过沙发，对着下面黑暗的道路呆坐。对于后来邻房来拍门说没有水洗澡，或者午夜时所有灯光突然熄灭（有人说是电力不够），他都无动于衷，仍然是那么安静地坐在那儿。我躺在床上，在黑暗中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回到香港的，他只是说刚回来，治养他的病。我看见他吃丸，他回答那使他安宁。我想起他会写回来许多热情的信，说到他对朋友的怀念、问起国内的转变，又或者激烈地争辩问题，但现在不晓得为什么却像一头离开了水的蚌，紧紧地闭起嘴巴。他看来疲倦而且憔悴，对于我叫他去睡觉只是摇头。

半夜里我觉灯光刺眼，原来电力早恢复了，他正在那边写信。他说：“对不起！”我想他是指我被灯光弄醒，我说：“没关系。”他突然问我这里寄信回香港多少邮费，我说了，他又问我有邮票没

有。我当然没有。不如明天早上向柜台的小姐买吧。看着他把一叠纸折好放进一个长信封里，我说完又转过去睡了。朦胧中我又听见撕纸的声音，他一定是这样写了整晚，第二天早晨见他就这样伏在桌上。

第二天，他没有参加开幕仪式，只是整天躲在房间里。第二晚他又亮了灯写信。我起来去厕所时他尴尬地笑了笑，好像做了明知不该做的事但又不能不继续做下去。我回来坐在床边，燃起一根烟。当他回过头来问我睡不着吗？我终于忍不住直接问他那人到底怎样了，他们再见面了吗？

他的回答是混乱的。我只隐约听明白一些片段的细节。我只知他在那屋邨的楼下等了一天，却不明白他说到那新的市场或新开的西饼铺，或者附近那种保守的小户人家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。总之好像是在她办公的地方等过她，出尽了洋相，她约了他然后又屡屡失约。她叫他打电话去，然后在电话里大声重复他的请求，好像把他的痴情用作一种在电话那边的商业世界提高身份的砝码。当他逐渐变得软弱，她更否定了过去有任何默契或信约，甚至完全不听电话。他说起这些零星的事件情绪就没法平伏。他没法明白为什么可以这样。他带着昔日的热情，跑回小岛希望可以消除误会，一切重新开始，却不知道一切已经转变了，遇到的周围 80 年代的现实带着嘲讽的眼光看这过份浓重粘滞的旧式感情。他最后终于找到她新搬的地方的电话，打去时接听的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他坐船的时候脑子里开始听见轧轧的声音。

他泪流满面，突然冲到外面去。我跟出去，他咆哮叫我让他静一静。我只好折回来。到了黎明左右，我才听见他从外面开门进来。

第二天他的脸色苍白，听人家演讲都显得有点浮躁不安。有一次有位讲者讲到一半，回头重复说刚才说过那个因为不同文化而有不同意义的例句，他突然站起来走到外面去。就这样从外表